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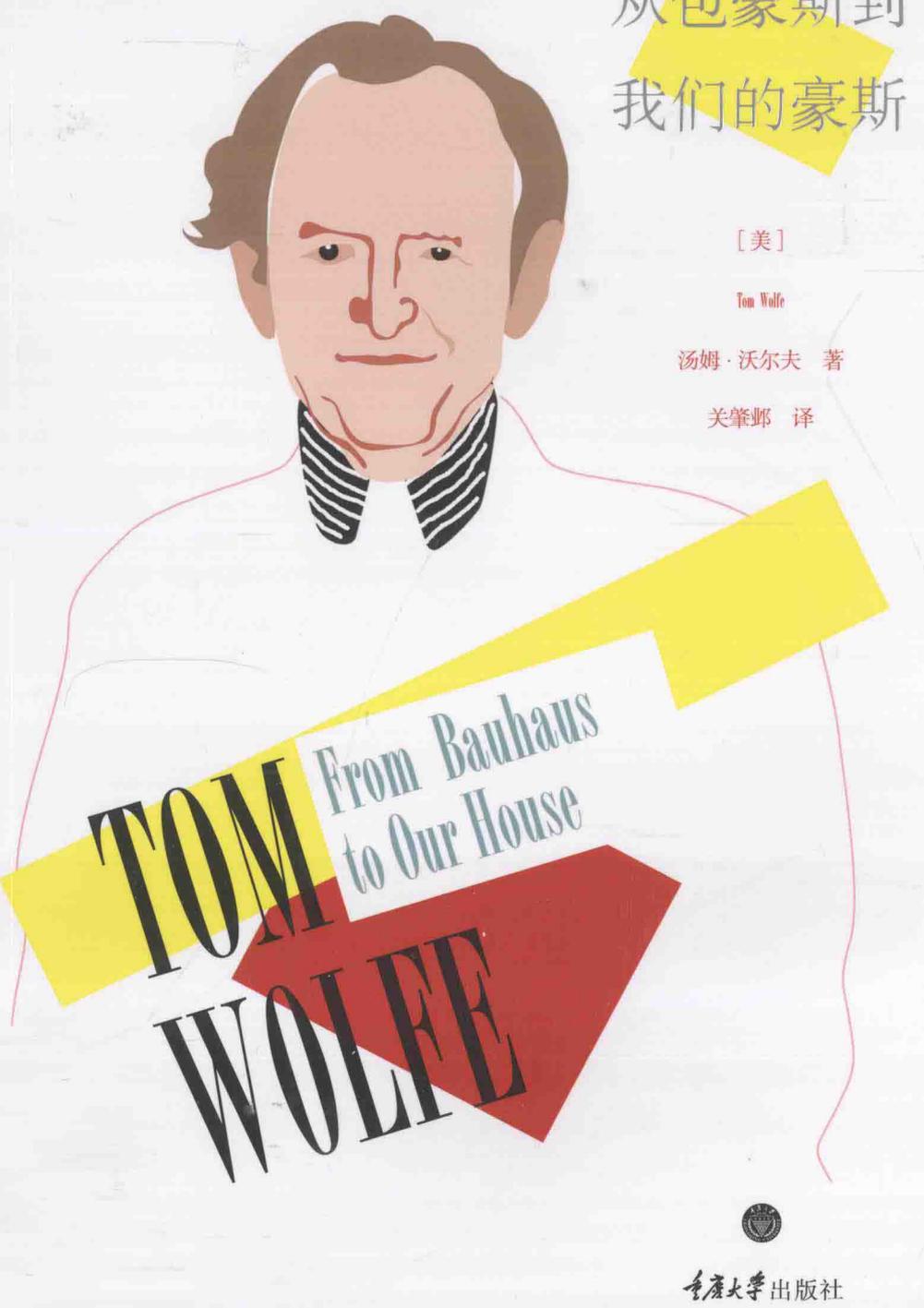
从包豪斯到 我们的豪斯

[美]

Tom Wolfe

汤姆·沃尔夫 著

关肇邨 译



TOM
WOLFE
From Bauhaus
to Our House



清华大学出版社

从包豪斯到我们的豪斯

[美]

TOM WOLFE

汤姆·沃尔夫 著

关肇邨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包豪斯到我们的豪斯 / (美) 沃尔夫 (Wolfe, T.) 著;
关肇邨译.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3.12
书名原文: From Bauhaus to our house
ISBN 978-7-5624-7321-3

I. ①从… II. ①沃… ②关… III. ①建筑艺术—西
方国家—现代—文集 IV. ①TU-86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45860号



官方微博: 楚尘文化
公众微信: ccbooks

从包豪斯到我们的豪斯 cong baohaosi dao womende haosi
[美] 汤姆·沃尔夫 著
关肇邨 译

特约策划 张维
责任编辑 郝志坚 李建波
书本设计 小马 橙子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 邓晓益
社址 (401331) 重庆市沙坪坝区大学城西路21号
网址 <http://www.cqup.com.cn>
印刷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0×1240 1/32 印张: 5 字数: 68千
2014年1月第1版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624-7321-3 定价: 29.80元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 违者必究

引言

美丽啊！广阔的天空，琥珀般的麦浪^[1]。难道地球上曾有过这样的地方：尽管那里的人有的是财富和权力，却花钱建造无数他们所厌恶的建筑？

我想不会有的。每个孩子上学的校舍，像是一座复印机部件的批发仓库。即使是接受了这样设计的校方领导，也说不清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他们能做的主要是如何避开向家长们做交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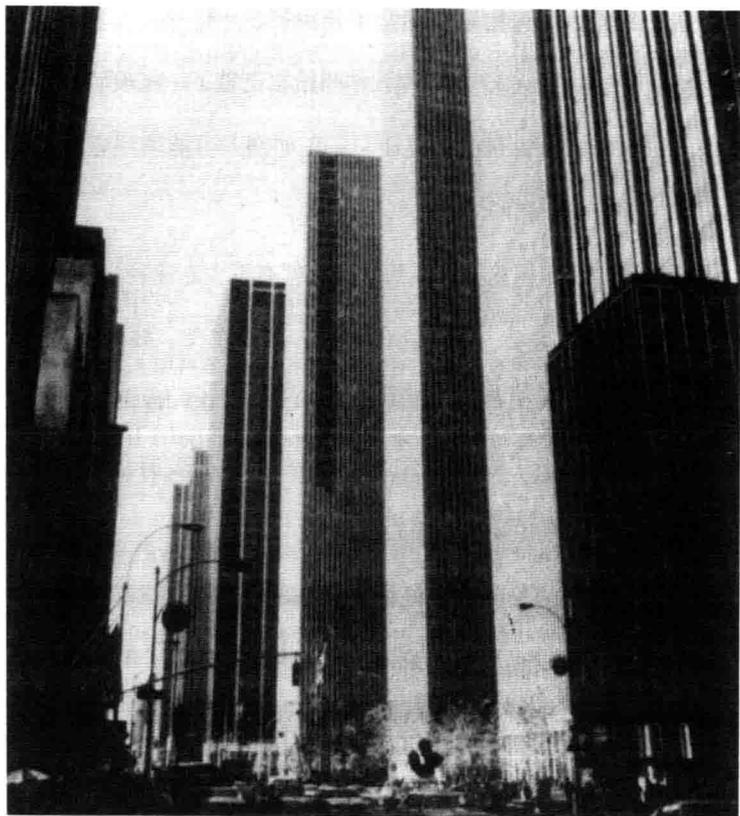
每一幢在密歇根北部森林中或长岛海岸的价值九十万美元的新别墅，都有那么多的钢管栏杆、坡道、空格踏板金属转梯、大片的工业平板玻璃、成堆的钨光灯和白色的圆柱体，简直像一座杀虫剂精制厂。有一次，我看到这种房子的房主们被他那座房子的白劲、光劲、瘦劲、干净劲、空旷劲搞得快神经错乱了，他们

只好来个“大消毒”，让它如何舒服些、有色彩些。他们照例在白沙发上面摆上泰国丝绸靠枕，彩虹般的红色、粉色和热带的绿色。然而建筑师们照例回来了，他们怀着卡尔文^[2]主义者那样的赤诚之心，连劝带吓地讲了一通之后，便把那些漂亮的小东西全给扔出去了。

在纽约，每个大的律师事务所都一声不吭地搬进那种只有 2.4 米、混凝土地板、混凝土顶板、石膏板墙和侏儒一样走廊的玻璃盒子里去，然后再花上几十万美元去请装饰专家把这些方格格改造成像是保存下来的老宅子。我看到那些木匠、细木工、女工们做上去许多的檐口、壁柱、雕刻的线脚、藻井和许多的织物壁心，许多炉台上有桃心木雕花果装饰的不生火的壁炉，许多的吊灯、宝镜、桃木皮沙发，以及雷恩、琼斯、亚当兄弟、贝灵顿爵士和戴尔坦第^[3]们合起来所能梦想到的东西。

他们一声不响地搬进去！尽管那些玻璃盒子把他们全吓了一跳。

我保证，这不只是我个人的印象，若想得到详细的证据，你只要去参加一下今天建筑师们聚在一起讨论艺术的各种会议、讲座和评图会。他们公开承认他们自己也很吃惊，他们会满不在乎地告诉你，现代建筑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快要完蛋了。他



■
遗憾之路：

纽约的美利坚大街。

一排排密斯·范德罗式的玻璃盒子。

工人住宅拔地而起，

有五十层高。

们自己也用嘲讽的口吻拿玻璃盒子开玩笑。1949年，菲利浦·约翰逊（Philip Johnson），在康涅狄格州给自己盖了一座玻璃盒子住宅。他现在以欣赏古玩的口气谈它，正如别人可能谈到老阁楼里发现了一架老式钢床所用的口气一样。

我们相信，问题总会解决的。现在就有不少新途径、新运动、新主义：后现代主义、晚期现代主义、理性主义、共同建筑派、新柯布派、洛杉矶银色派。可是他们干了些什么？他们盖了更多的玻璃盒子，加上了镜面玻璃以便反映出旁边的玻璃盒子，只是把原来直直的光线扭映成曲线而已。

我发现如今的美国建筑师和客户之间的关系有些古怪，近乎成心恶作剧。在过去，那些花钱请人建府邸、教堂、歌剧院、图书馆、大学、博物馆、办公楼、大廊台及带厢房的别墅的人毫不犹豫地要用这些建筑来表达自己的尊荣。拿破仑想仅以更响的音乐和更多的大理石把巴黎变成恺撒时代的罗马。他说到做到，他的建筑师们为他建造了凯旋门和马德兰庙。他的侄子拿破仑三世想把巴黎变成罗马城并以凡尔赛宫为极顶。他说到做到，他的建筑师们为他建造了巴黎歌剧院，扩建了卢浮宫以及瑞华丽大道（rue de Rivoli）等数英里长的林荫大道。帕默斯顿^[4]有一次把英国新外交部大楼的设计竞赛结果扔到一边，却让那时最好的哥特

式建筑师斯科特（Gilbert Scott）去给他设计一个古典式的。而斯科特就真的那样做了，因为这是帕默斯顿说的。

在纽约，艾丽斯·范德堡让波斯特^[5]为她在五号街和五十七街处设计了一个法国式城堡，而后者就真的为她把布劳城堡（Chaleaau de Blois）从整体直到窗上的雕花铜插销都一点不差地照抄过来了。阿尔法·范德堡聘请当年最著名的美国建筑师理查德·莫里斯·亨特为她在纽波特照着小特里阿农^[6]的样子设计一幢夏季别墅，亨特也真的兴致勃勃地那样做了。他是十分乐于满足温德拜尔德家族的这个或任何别的幻想的。“如果他们想要一座烟囱朝下的房屋，”他说，“我也可以为他们建。”但是1945年之后，我们的财阀们、官僚们、主席们、经理们、委员们、大学校长们不知为何都变了，他们好像对自己丧失了信心，都沉默了。他们一下子都愿意接受一种东西了，就好像愿意接受一杯泼在脸上的冰水、一记打在嘴巴上的耳光、一顿对资产阶级奢侈灵魂的批判一样，这种东西就是所谓的“现代建筑”。

为什么？他们也说不清。他们只是看着自己花钱买的这座光溜溜的大楼。对这个傻大个儿，他们烦透了。它使他们头疼。

目 录

I

银王子 001

II

受限制的乌托邦 029

III

太白星们 037

IV

逃到伊斯里去 061

V

叛教者们 079

VI

卖弄学问的人们 097

VII

银-白，银-灰 119

译注 _ 139

译后记 _ 143

I

银王子

我们的故事要由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开始。年轻的美国建筑师们和艺术家们、作家们及一些知识分子到欧洲游逛去了。这一大群放荡不羁的人被称为“迷失的一代”。这是什么意思？在《美国文学之解放》一书中卡尔沃敦（V.F.Calverton）写到，美国的艺术家和作家们受到18世纪、19世纪的“殖民地综合征”的影响，在对欧洲进行小心翼翼的模仿。但是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他们终于产生了自信心，并且不再迷信欧洲艺术的权威。但在事实上，他的估计太乐观了。

这“迷失的一代”的格言，用考莱（Malcolm Cowley）的话

说，是“欧洲干得更好”。那时，一个折扣旅行团到欧洲去了。此次不像过去只有一个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或一个约翰·萨金特（John Singer Sargent）^[7]或一个理查德·亨特（Richard Morris Hunt）能去，而是谁都能去学学，当个欧洲艺术家。那时人们被“殖民地综合征”整个儿缠住了，像摔跤手被完全摁倒，双肩在地，动弹不得了。

欧洲艺术家！多么耀眼的形象！安德烈·布勒东、路易·阿拉贡、让·柯斯托、特里斯坦·查拉、毕加索、马蒂斯、阿诺德·舒恩伯格、保罗·瓦勒莱^[8]——这些人亭亭玉立，像古斯塔夫·密克罗（Gustave Miklos）的青铜或黄金塑像站在大战后欧洲冒烟的废墟前面一样。欧洲文明的废墟是这幅图画的基本部分。正是背景中的白骨堆才使得先驱派如布勒东、毕加索等人那样显眼，那样突出。

对这些去朝圣的年轻的美国建筑师来说，最光彩夺目的人物是包豪斯的创建人沃尔特·格罗皮乌斯。1919年，格罗皮乌斯创建包豪斯于德国首都魏玛。它其实不只是个学校，也是一个公社、一次精神运动，一次各种艺术形式的改革运动，一个可与伊壁鸠鲁^[9]学派相比的哲学核心，而其中的伊壁鸠鲁则是格罗皮乌斯。他，三十六岁，瘦高个儿，仪表堂堂，厚厚的黑头发向后梳着，



沃尔特·格罗皮乌斯。

第一号白上帝。

青年建筑师们拜倒在他脚下。

有的（如菲利普·约翰逊）几十年后还没站起来。

具有女人抗拒不了的漂亮劲儿。他具有古典德国的高尚和文雅。大战时是骑兵上尉，英勇、平静、坚定。他注定要成为这次大动乱的旋涡中心。

老实说，他不是出身名门。从他父亲起就出身不高，但是人们还总认为他是贵族出身。在包豪斯教课的画家保罗·克利（Paul Klee）称格罗皮乌斯为“银王子”。称为“银”是很对的，若称为“金”，则太华贵而不适合于他。格罗皮乌斯正像一位出身于高贵门第的人，经过一次奇迹般的变化之后，仍然保持了高尚的美德，抛弃了各种谄上傲下之类的旧习俗。

年轻的建筑师和艺术家们来到了包豪斯，他们在此生活、学习，聆听银王子“从零开始”的教诲。人们一天到晚都要听这句话：“从零开始。”对于任何试验，只要是以探索“纯净的将来”为名的事，哪怕是被称为马兹达兹南（Mazdaznan）的新宗教或“饮食养生道”之类的活动，格罗皮乌斯总是赞助和支持的。在魏玛的一段时间，包豪斯的食谱中全是生吃的蔬菜，由于过于乏味，只好加上些大蒜佐餐。这时格罗皮乌斯的妻子是阿尔玛·马勒（Alma Mahler），原来是古斯塔夫·马勒（Gustav Mahler）夫人，是那个了不起的“20世纪的一伙”中最早、最前卫的一个，是“艺术寡妇”。历史学家说，包豪斯风格的标志是角窗、平屋顶、坦率

使用材料和暴露结构。但是她，阿尔玛·马勒·格罗皮乌斯·魏弗尔——她那时又把诗人弗仑兹·魏弗尔（Franz Werfel）的名字也给自己加上了——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你，包豪斯最令人难忘的风格是“满嘴的大蒜味”。然而，不管怎么说，它是多么纯粹、多么干净、多么光荣啊！“从零开始！”

马瑟·布鲁耶、路德维希·密斯·范德罗、拉兹洛·莫霍利-纳吉（László Moholy-Nagy）、赫伯·拜耶（Herbet Bayer）、亨利·范德维尔德（Henry Van de Velde）——这些人先后在包豪斯执教过。还有画家，如克利和约瑟夫·阿尔本（Josef Albers）。阿尔本曾教过著名的包豪斯沃克斯（Vorkurs），即入门课。阿尔本走进了教室，放了一大堆报纸在桌上，告诉学生他一个小时后回来，让他们在这段时间里用这些报纸做些工艺品。等他回来的时候，他就发现那儿有纸叠的哥特式城堡、游艇、飞机、胸像、鸟儿、火车站，以及各种好玩的东西。但也总有一些学生，一位摄影师或是吹玻璃的工人，他们只是简单地把报纸折一下，放在那儿像个帐篷。阿尔本就会拿起一个教堂和飞机，说，“这些应该意味着是石头做的、金属做的，而不是报纸。”然后他就会拿起那位摄影师不经心折的帐篷，说：“但是这个！这才真正是用上了纸的灵魂啊！纸是可以折而不断的，纸有拉力，这两个折边可以撑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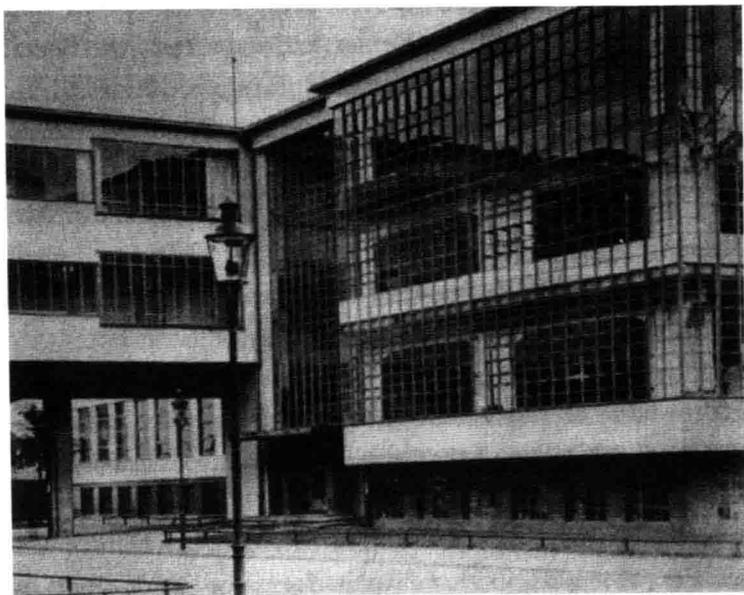
很大的面积，这！正是纸活儿的艺术。”于是教室里所有的纸型又继续一个个地折叠起来了。多么简单！多么好看！好像一道闪光第一次射进了人们黑暗的头脑。我的上帝！“从零开始！”

为什么不呢？这些包豪斯青年的国家，德国，被投入了战争，并且在凡尔赛宫丢尽了脸。经济垮了台，通货膨胀到了令人神经错乱的程度。皇帝也完蛋了。社会民主党人以社会主义的名义掌握了权。一群群乱哄哄的年轻人在城市里串来串去，大口喝着啤酒，激烈地争吵着，在等待来自东方的苏维埃革命，至少要吵闹一番。瓦砾堆，冒烟的废墟，“从零开始！”如果你是青年人，就是一块好材料。从零开始，正意味着重新创造这个世界。

从美国生活所引起的令人震惊的效果看，回顾一下六十年前中欧那个特殊时期的某些说教是有意义的。

“画家们！建筑师们！雕刻家们！你们由于自吹自擂，谄上傲下，令人讨厌的作品而得到了资产阶级的重赏。听着！这些钱浸透了千百万被驱赶、被压榨的穷人的血汗和精力。听着！这是肮脏齷齪的钱……我们要成为社会主义者，我们必须燃起社会主义的崇高精神：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这时出现了“十一月社宣言”，它包括了莫霍利 - 纳吉及其他设计师们。他们后来都来到包豪斯，投入格罗皮乌斯的门下。



包豪斯·格罗皮乌斯的集体，
建于1925年包豪斯由魏玛搬到德骚去之后。

007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ongbook.com